

龍騰九萬里系列

蕭瑟武俠精品系列

太白文藝出版社

武林霸主

上



白帝青后

金鷹擎天錄

龍騰九萬里

落星追魂

神劍射日

巨劍回龍

昆崙秘府

大漠鵬程

碧眼金雕

狂風沙

武林霸主

大澤龍蛇傳

追云搏電錄

萍劍練神

青衣修羅傳



龍騰九萬里系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通往湘西雪峰山的小径上，有一个身着破衫、英俊体健的少年，他就是被强豪血洗全家老少的吕正英。他逃出虎口，翻过两座雪峰，进入一个狭长的山谷。巧遇绿衣少女朱亚男、红衣少女朱胜男；在二女子引导下进入狭长的山谷洞府，拜见其母朱四娘，从此，吕正英在朱四娘的教导下，练就一身“灵蛇剑法”。

吕正英、朱亚男长途跋涉，进入恶虎沟，寻到南六省大盗西门锐，命其向武林各门派传达“七杀令”主朱四娘的口谕，定于元旦在夏口举行武林大会……

吕正英重入雪峰山谷洞府，潜修灵蛇神功，巧得“鬼前辈”——贾南星暗中指点，并食百年“石菌”，功力陡增百倍，练就天下无敌神功。

元旦前夕，在贾南星、朱四娘的策划下，吕正英携同朱亚男、朱胜男、周君玉等群侠数百人，向世代仇敌淳于坤的老窝——“无敌堡”发起总攻，终将淳于坤、冷无情等老贼斩首。

朱四娘当众宣布退隐，由吕正英继任“七杀令”主，改“无敌堡”为“集贤山庄”……

目 录

- 一 借僵尸逃离虎口 (1)
- 二 天心谷刀光剑影 (36)
- 三 从头越不畏艰苦 (68)
- 四 中秋夜佳宴出谷 (99)
- 五 吕正英单身闯寨 (131)
- 六 遇强敌沙滩激战 (167)
- 七 经易容客栈之夜 (202)
- 八 江面上探知敌踪 (236)
- 九 过险关扮装母子 (268)
- 十 忆往事姨娘悲泪 (299)

一 借僵尸逃离虎口

这是湘西“雪峰山”主峰山麓的一条山径上。时为新年初一的深夜，山深林密，风雪交加，积雪盈尺，该算得上是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的最佳写照了。

可是，此时此地，此情此景，这山径上，却竟然有不少行人，而且，这些行人，显然都不是普通行旅，因为，他们都是武装佩剑，或者是腰跨军刀，胯下并都骑着长程健马。

这些行人，都是三个一组，五个一群，沿着通往“武冈”的小径上，冒雪疾驰。

这情形，已经是够人诧异的了，但事实上，却还有更令人诧异的事。

因为，在这些横眉怒目，不可一世的武装骑士们前面，策马疾驰的小径上，都有一个奇异的行列，在慢吞吞地移动着。

这一个奇异的行列，前后一共是十三人。

最前与最后，都是两位道士，当中却有九个黑衣人。

前后的四位道士，与当中九个黑衣人，都是相距在三丈以上。

前后的两个道士中，都有一人敲着法器，一人则高擎着一个纸糊成，用朱笔画着符咒的灯笼，和一个长长的招魂幡。

当然，灯笼与招魂幡，都是用桐油浸过的，因而在风雪中，也不致破坏。

至于当中那九个黑衣人中，脸上都贴着一层纸钱，手足僵硬地在移动着，显然地，那不是活人。

不是活人，那当然是死尸了，死尸而能走路，那不但是骇人听闻，也是使人闻之都有毛骨悚然之感。

可是，在湘西这一带，死尸走路，却不算奇闻，而且还有一些专门替死人服务的术士，和供死人住宿的客栈。

因为，那时候交通不便，一些客死异乡的人，要想将骸骨运回故乡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

于是，一些擅长赶尸的术士和客栈，就应运而生了。

赶尸这一行，当然也有很多忌讳，尸群前后那两盏高高的灯笼，就是一个显著的标志，告诉前后的行旅们，远远回避他们。

同时，这还是一个昼伏夜行的行业，事前算好路程，一到快要天亮时，立即投入“尸体客栈”，至天黑后再继续赶路。

而且，这行业，也最适合在冬天活动，因为冬天天寒地冻，尸体不致腐烂。

也因为如此，那时候在湘西一带，冬夜碰上赶尸的，是司空见惯的事。

那些凶神恶煞似的劲装骑士们，一共是五批，最后的一批，却只有一高一矮两个人。

这些人，当他们看到那一个赶尸的行列时，却是一个个紧蹙眉峰，绕道超越过去，当最后那两人通过时，那较高的一个低声“呸”了声道：“真晦气，竟然遇上赶尸的！”

较矮的一个苦笑道：“老王，吃咱们这碗饭的人，还谈什么晦气不晦气的，你想想看，大年初一，就砍砍杀杀，拼了大半夜的命！方才，你我杀的人，难道还算少，碰上几个赶尸的，又算得了什么呀！”

较高的一个也苦笑着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衫，轻轻一叹道：“方兄说得对，咱们这血渍斑斑的外表，也不见得比那几具尸体更受人欢迎。”

语声、人影，都渐去渐远，终于消失于漫天风雪之中。

山径上，又只剩下那赶尸的行列，一个个像幽灵似的，在雪地上移动着。

除了那怒号的北风，与单调的法器声，以及积雪被践踏的“沙沙”脚步声之外，没有一点其他的声息，就像这整个行列，都是死尸似的，气氛显得那么神秘，又恐怖，令人有窒息之感。

约莫顿饭工夫过后，原先那五批凶神恶煞似的人马，又循原路折了回来。

不过，这回他们不再分批了，而是整队折返，一共十七骑，最后押队的，还是那一姓王、一姓方的两个劲装大汉。

这批人，悄然绕过那赶尸的行列，纵辔疾驶。

那姓王的汉子扭头向那赶尸的行列瞟了一眼，忽然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。

那姓方的汉子讶然问道：“老王，好好地又叹什么气？”

姓王的汉子苦笑道：“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想，待会，咱们如何交差？”

姓方的汉子笑道：“这还不简单，咱们实情实报，上头命令咱们追出二十里，事实上，咱们也委实追出了二十里，可是，那小子没走这条路，这可不能怪咱们不尽力呀！”

姓王的汉子道：“可是，上头断定那小子十之八九走的是这条路，我也是这么想法，所以，我才留下四个人守在那边。”

姓方的汉子，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道：“我却断定那小子走的

不是这条路，否则，咱们追了这么远了，为何鬼影子也没见到一个？”

姓王的汉子哼了一声道：“不信，你且等着瞧吧！”

姓方的汉子苦笑了一下，没再接腔。

这一行人，默默地冒雪疾行了十来里之后，到达一座位于山麓斜坡上的山神庙前。

山神庙的正厅上，约莫有四五十个劲装汉子，围着熊熊柴火在取暖。

原来这一座山神庙，外表虽然还像那么回事，里面却已破烂不堪，目前这些英雄好汉们，更是毫不客气地将门窗都拆下来，生火驱寒了。

这些劲装汉子们，也同样地周身血渍斑斑，尤其是当中央盘坐着的那个虬髯大汉，更是全身都成了一个血人。

此时虽然是坐着，但不难估计出，他至少要比一般人高出半个头来。

他，外表看来，年约四旬左右，一双三角眼，两道扫帚眉，满脸横肉，再加上一个鹰钩鼻，和一脸有若刺猬似的虬髯，那份长像，可委实够怕人的。

尤其是一双眼睛，开合之间，精芒四射，令人不敢逼视。

台阶下，那小院中的雪地上，有着好几处殷红的血渍，不——那应该说是有好几颗人头堆在一起，只是因为那些人头已陷入积雪中，加上新降的白雪掩盖着，乍看之下，就只能看到片片的血渍。

那颗人头的左旁丈远处，还躺着一个重伤得奄奄一息满脸血污，没法分辨面目的人，也不知是耐不住严寒，或者是伤痛难忍，和恨意太深，他尽管奄奄一息，一口钢牙挫得“格格”做

声。当姓王的、姓方的两人所率领的劲装大汉们，登上山神庙前的斜坡时，那个躺在小院中雪地上的人，忽然切齿叱道：“西门锐，老子跟你无怨无仇，你却为何要以这种灭门的残酷手段来对付我……”

答话的，就是那长像凶恶的虬髯汉子，他三角眼一翻，冷冷地一笑道：“这个嘛，很抱歉！只好有劳你作一个糊涂鬼了。”

那躺在地下的人，挣扎着想坐起来，但他的伤势，实在太重了，这一挣，不但没坐起来，反而牵动伤口，使他不自觉地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。

那个被叫做西门锐的人，看得竟哈哈一笑道：“人家都说你是一条天不怕，地不怕铁铮铮的汉子，却原来也会怕痛的……”

那躺在地上的人，切齿怒叱道：“西门锐，老夫死做厉鬼，也不会放过你……”

西门锐又是哈哈一笑道：“你活着都奈何不了我，死了还有什么用！”

接着，又皮笑肉不笑地道：“好！吕维屏，看你我无怨无仇这一点上，我不让你多受活罪，成全你早点去做厉鬼吧！”

说着，由火堆中取过一枝正在燃烧着的木棒，顺后一甩，竟然不偏不倚地，插入那躺在地下的人的胸膛上，只见那人四肢颤动了一下，立即死去，可是，那露在胸膛外面的半截木棒，却仍在燃烧着。

也就当此同时，那匆匆赶回的王姓汉子等一行人，也鱼贯走进庙门。

西门锐首先扬声问道：“王分舵主，怎么空手而回？”

王姓汉子向着西门锐躬身行礼，一面苦笑道：“敬禀总瓢把子，属下无能，此行毫无所获。”

西门锐注目问道：“是并无发现，还是被逃脱了？”

王姓汉子恭应道：“是并无发现。”

西门锐接问道：“什么人都不曾见到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王姓汉子接道：“只在半路上，碰到一队赶尸的人。”

西门锐道：“检查过那些赶尸的人，和尸体吗？”

王姓汉子道：“没有，属下也曾注意过，那些赶尸的人和尸体，都是身裁高大的成人，吕正英那娃儿，总不可能混迹在那个行列中。”

西门锐蹙眉道：“这就奇了，难道这小杂种，竟然飞上天去不成？”

王姓汉子谄笑道：“总瓢把子，依属下倂见，吕正英那小杂种，必然是藏在山区中。”

西门锐点点头，“嗯”了一声道：“你这猜想，极有可能，那小子人小鬼大，他料准咱们不会在这儿待久，所以才躲起来，准备等咱们撤退之后，再出来活动。”

那方姓汉子插口问道：“总瓢把子，吕正英那小子，会不会是在混战中被宰掉了呢？”

西门锐摇摇头道：“那不可能，现场中没那小子的尸体，整个吕家庄，也只差地皮没给翻转过来了，因此，他决不会还躲在吕家庄中。”

接着，又注目王姓汉子问道：“王分舵主，‘黄土塘’那边，有没有人看守？”

王姓汉子谄笑道：“属下已留有四个香主在看守着。”

西门锐笑道：“本座知道你做事精明干练。所以才将缉拿那小子的责任交付给你，果然这措施很为得体……”

王姓汉子连忙又谄笑道：“总瓢把子过奖了！此行一无所获，属下可汗颜得很。”

西门锐笑了道：“不要紧，你还有机会立功。”

接着，又正容问道：“那些赶尸的人，今宵该不至于赶过黄土塘去吧？”

王姓汉子点点道：“是的！赶过黄土塘，他们就错过宿头了，干他们这一行的人，错过宿头那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，所以属下特别交待那四个香主，要好好监视那家接待赶尸的客栈。”

西门锐道：“那么，还得辛苦你一趟，不必多带人手，只你同方分舵主去就行了。”

王姓汉子，与方姓汉子同声躬身道：“属下遵命！”

西门锐脸色一沉道：“此行如果再找不到人，你们两个，也就不必回来了！”

王姓汉子、方姓汉子同时打了一个哆嗦，恭喏一声之后，又躬身施礼，倒退一步，转身疾驰而去了。

沉寂少顷，西门锐忽然虎地站起，三角眼中，威光四射地环视群豪，沉声说道：“咱们动员了百十来位高手，如果竟然让这小杂种生逃离去，我这个南七省的总瓢把子，固然丢尽面子，你们也不见得怎么光彩！”

他那些手下们，一个个噤若寒蝉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一个个呆立当场。

西门锐一顿话锋之后，又沉声接道：“现在，所有人员，立即沿通往武冈的官道两侧，全力搜索，目前，地面积雪甚厚，那小杂种的足迹，决难掩饰。”

接着，又挥了挥手道：“立即出发。”

“是！”

在全体群豪的暴噪声中，西门锐却向他左右的两个亲随，低声吩咐道：“你们两个，沿官道追踪在王分舵主之后，记着，避免让他们知道，本座随后就来。”

那两个亲随，恭应一声，疾奔而去。

霎时之间，这一度显得颇为热闹的破庙，已只剩下西门锐一个人了。

他沉思少顷，目注小院中那位被他一棒钉死在地下的吕维屏的尸体，苦笑着，自语道：“吕庄主，你固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被杀满门，同样地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……”

接着，还居然发出一声轻叹，然后，缓步走出破庙，飞身上马，冒雪急驶而去。

黄土塘，不过是个官道边一个数十户人家的小村落，至于那专门接待赶尸的客栈，则在距黄土塘一箭之地的山麓边。

其实，这所谓客栈，也不过是一幢用竹篱围绕着的简陋茅屋而已。

那些赶尸的术士们，自然是在茅屋的房间中，至于那些被赶的尸体，则全部被“招待”在旁边的一个凉棚中。

前面已经说过，这是一个见不得天日的行业，天还没亮，就必须落店的。

因此，方才被冒雪赶来的九具尸体，也进入这一家客栈，在那凉棚中，一字横排，靠着墙壁挺立着。

那些赶尸的术士们，在每具尸体前点上线香，焚过钱纸之后，也各自回房安歇去了。

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间，尽管借着凉棚外积雪的反映，可以隐约地看清里面的情景，但里面的情景，胆小的人是不敢看的。

可是，你要是听那些术士们的对话，才更可怕哩！

那四位术士，正在另一房间中，围着火盆，大碗地喝着酒，其中一个矮个子忽然轻轻一叹道：“他妈的，我干了十几年的活了，像今天这个邪门事，还是第一次碰到。”

另一个较胖的苦笑道：“我也干了十几年了，像这种事，不但不曾碰到过，连听也没听过！”

那位老眼昏花的店小二，讶问道：“诸位究竟碰上了什么事啊？”

那矮个子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对了，李老爹年纪比我们大，见闻也比我们多，您且说说看，是否曾经听说过这种事情？”

李老爹苦笑道：“可是，老汉还不知道你们碰到过什么事情啊？”

那矮个子讪然一笑道：“这只能怪我太性急，老爹，事情是这样的。”

他微顿了顿，似乎犹有余悸地低声接道：“今宵，当我们起程后不久，经过一处山谷时，我们四个人，竟忽然打了个寒噤之后，一齐失去了知觉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又是糊里糊涂地，继续地向前走着。”

“这倒委实是一件奇闻。”

李老爹自语着，抬手一指那停尸棚的地方道：“事后，你们检查过没有？”

那矮个子道：“不瞒老爹说，直到现在，我们还不敢接近他们。”

那较胖的也插口接道：“同时，也因我们清醒之后，一批又一批的绿林朋友，相继而来，使我们更不敢在半路停下来。”

李老爹笑道：“我说，诸位也未免太胆小了，干你们这一行

的，怎可以疑神疑鬼的……”

但他话没说完，却忽然脸色大变地打了一个哆嗦，那四个赶尸的术士，也禁不住脸色为之一变，互相投过惊悸的一瞥。

原来就当李老爹说到“疑神疑鬼的”几个字时，他们五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，那停尸棚中，忽然传来一阵奇异的声音，这位李老爹虽然才说过，干他们这一行的，不能疑神疑鬼，但事到临头，他却首先打起哆嗦来了。

倒是那矮个子术士的胆子还比较大，他脸色一变之后，低声说道：“那是有人在走动的脚步之声呢。”

“不错，好像还不止一个。”

“老兄，陪我去瞧瞧。”

“不，不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胖子不但是结结巴巴地，连整个身子都在颤抖着。

那矮个子只好转向李老爹笑问道：“李老爹你呢？”

李老爹似已发觉自己方才的失态，这时，却是强装镇静地笑了笑说道：“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，我看，还是等天亮之后，再去瞧瞧比较合适。”

他虽然强装镇静，但话声中，却禁不住有点儿颤抖。”

那矮个子想必是强充好汉，存心寻别人的开心，这时，他居然自己打起退堂鼓来道：“你们都不要去，我也懒得管闲事，且等到天亮之后再说吧！”

其实，他们不去算是幸运，真要是去了，那情形，可真会吓破他们的胆哩！

原来当他们听到停尸棚中，有人走动的脚步声时，实际上并非有人在走动，而是有两具死尸，走出了他们自己的行列。

那是那九具尸体中第四与第五具尸体。

他们居然是手牵着手，悄然而缓慢地向门口走去。

夜静更深，两具挺立着的尸体，忽然走出行列，自由行动起来，那一份恐怖气氛，怎能不教胆小一点的人，吓破苦胆。

可是，怪异之处，远不止此。

当那两具死尸快要走到门口时，忽然又轻捷地退了回来，而且，一直退回到原来的位置，才停止下来。

原来，外面的雪地上，正有两个夜行人，像幽灵似的向停尸棚这边走来。

尸体居然还怕真人，这倒算是天下奇闻。

那两个夜行人，走得很快，当那两具死体退回原来的位置，刚刚站好，那两人已到达停尸棚的门口，赫然就是那位南七省绿林总瓢把子西门锐手下的两个分舵主，一姓王，一姓方的两个劲装汉子。

这两人停立门口，向停尸棚内略一张望之后，那姓王的汉子低声说：“还是九个，并没有少。”

那姓方的汉子道：“可是，方才他们在半路上的小涧之中，所发现的那两具尸体，又如何解释才对呢？”

姓王的汉子道：“那可能是另外的一批尸体……”

姓方的汉子道：“不，我却认为显然是半路上掉了包。”

姓王的汉子摇头苦笑道：“那不可能，你该明白，赶尸这玩意，是有点名堂的，如果是在活人的行列中，临时掉换两个，那当然是轻而易举，可是，要想在赶尸的行列中，以活人掉换两具尸体，而不影响其余尸体的行动，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同时，如果真如你所料，是在半路上掉了包，那他们早该逃之夭夭了，但事实上，这儿分明还有九具尸体。”

姓方的汉子道：“你分析的固然是有道理，但此事体大，我

认为还是检查一下的好。

姓王的汉子骇然地道：“你……你竟然要检查那些尸体……”

这时，那些赶尸的术士们和李老爹，也被这两人的话声吸引了出来，那较胖的术士，连忙道：“好汉爷，这不是开玩笑的事，激起尸变来，小的们也全活不了。”

姓方的汉子冷笑一声：“你怕，那么，我一个人去……”

那些术士们和李老爹，都是急得搓手顿足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停尸棚内，火光一闪，姓方的汉子，已亮出一个火摺子。

此刻，虽然有了光亮，但停尸棚内的气氛，却比黑暗时更为恐怖。

只听那方姓汉子忽然冷笑一声道：“尸体居然还有鲜血流下来，这倒是千古奇闻。”

话声中，但见寒芒一闪，一柄雪亮的单刀，向那死尸行列中的第五具死尸，电疾地劈了下去。

真是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第四第五两具尸体，忽然身形一闪，避了开去，影响所及，使得旁边的七具尸体，纷纷倒下，“砰砰”连声中，那第五具尸体居然发出人言，震声大喝道：“英衙内，你自己逃命去吧！刘伯伯拚得一死，好歹给你挡一阵……”

“‘衙内’二字，是三湘一带，长辈们对年轻人的昵称。”

就这说话的同时，他已揭下贴在脸上的钱纸，并亮出“判官笔”，与姓方的汉子交上了手。显然这第四、第五两具死体，都是活人所扮装，借以逃避敌人的追杀。

但那“英衙内”却并未遵命逃走，反而也亮出一柄长剑，飞扑过来，双战那姓方的汉子，一面悲声说道：“刘伯伯，咱们死也死在一起……”

那刘伯伯怒喝一声：“混账！你也死在这儿，吕家庄百十条人命的血债，由谁去索还！”

他口中怒喝着，手中一枝判官笔，使得有若急风骤雨，将那姓方的汉子，迫得连连后退。

这两位交上手时，那姓方的汉子手中的火摺子，即随之熄灭。

黑暗中，只听那英衙内颤声说道：“刘伯伯，我……我听您的，您……你要多多保重啊！”

“哪里走！”那姓方的汉子怒喝一声：“老王，还不截住那小子！”

那姓王的汉子，大喝一声道：“吕正英，留下命来！”

他口中叱喝着，手上却是一刀横扫，冷不防地由他人侧面斩向方姓汉子的腰部。

紧接着，又向那刘伯伯促声说道：“刘大侠，快叫住少庄主，我有话说。

一声惨号，那姓方的汉子，已被自己的同伴拦腰斩成两段，惨死当场。

这刹那之间，变化太大，也太快了，快得使那位刘伯伯几乎不相信跟前的事情，而怔怔出神，他怔得一怔之后，才如梦方醒似的，扬声说道：“英衙内，等一等。”

这时的吕正英（即英衙内），已跑出十丈之外，闻声之后，又连忙赶了回来。

就在这当口，那个王姓汉子已大刀连挥，惨呼连连声中，将那两个赶尸的术士和李老爹，也一并杀死。

这情形，使得那刘伯伯震栗得颤声喝道：“朋友，你……疯了……”